

英国最佳电影

剧本选



# 英国最佳电影剧本选

《外国电影》编辑部

上海电影制片厂

## 目 录

- 《相见恨晚》.....商亚南 译
- 《好心与王冠》.....郭建中 译
- 《第三个人》.....方国伟 译

# 《相见恨晚》

商亚南译 黄天民校

## 工作人员表

总制片	安东尼·哈夫洛克·阿伦 罗纳德·尼姆
制片人	诺埃尔·科沃德
导演	戴维·利恩
编剧	诺埃尔·科沃德
摄影	罗伯特·克拉斯克
美工	L·P·威廉斯
剪辑	杰克·哈里斯
录音师	哈里·米勒
录音	斯坦利·兰伯恩 德斯蒙德·迪尤
剧务	E·霍尔丁
助理导演	乔治·波洛克
摄影助理	B·弗兰克

## 演 员 表

劳拉·杰森	西莉亚·约翰逊
亚历克·哈维	特雷弗·霍华德
艾伯特·戈德比	斯坦利·霍洛韦
默特尔·巴戈特	乔伊斯·凯里
弗雷德·杰森	西里尔·雷蒙德
多利·梅西特	埃弗里·格雷格
贝里尔·沃特斯	玛格丽特·巴顿
斯坦利	丹尼斯·哈金
斯蒂芬·林恩	瓦伦丁·戴尔
玛丽·诺顿	马乔里·马尔斯
罗兰森太太	纽纳·戴维
女风琴手	艾琳·汉德尔
比尔	爱德华·霍奇
约翰尼	西德尼·布朗利
警察	威尔弗里德·巴贝奇
女侍者	阿维丝·斯卡特
玛格丽特	亨里埃塔·文森特
博比	理查德·托马斯
牧师	乔治·V·谢尔登

影片故事发生在 1938—39 年冬。时近傍晚。一列本地火车驶进密尔福车站一号站台，同时扩音器里传出以下的声音：

扩音器 密尔福车站——密尔福车站。

[火车越来越近，火车头嘶嘶地喷出一大片蒸汽。当主要的字幕出现时银幕上变得一片雪白。随着最后一批字幕的出现蒸汽逐渐消散，火车头又清楚地显示出来。它开始驶出车站。艾伯特·戈德比站在检票口。他大约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他带有北方口音。在检完刚下车的最后几个旅客的票之后，他朝站台走去。一列特快列车正从远方驶近。艾伯特从一号站台跳到路轨上，等候特快列车开过。火车隆隆地飞驰而过，把景色全部遮住。艾伯特注视着火车通过，同时车厢窗口射出的光在他脸上一闪一闪地掠过。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只带表链的表，核对了一下火车的时间。表上指着5.35。从他脸上满意的神色我们知道火车很准时。他把表放好，脸上一闪一闪的光没有了。火车已经开走。艾伯特目送火车呼啸着进入隧道。他跨过特快列车刚刚驶过的路轨，跳上二号站台，朝小吃部走去。]

[在小吃部里他走到柜台那儿。柜台后面站着默特尔·巴戈特和她的助手贝里尔·沃特斯。默特尔是一个长得丰满而又仪表庄重的寡妇。她的头发高高梳起，她的表情总有点儿洋洋自得，除非有时她想要显得特别文雅，这才不那么明显。贝里尔长得还挺漂亮，但是在默特尔光芒四射、威势逼人的情况下不免有些逊色。]

艾伯特 你好！——你好！——你好！

默特尔 你真是个稀客了，可不是吗？

艾伯特 昨天我来不了。

默特尔 (略带怒意) 我不明白你出了什么事了。

艾伯特 我跟人家吵架来着。

默特尔 (一边给他倒茶) 吵些什么呢？

艾伯特 一个家伙明明是从头等车厢走出来的，可他交出的票子却是三等车的，我跟他说他得补票，那晓得这家伙变得有点儿不讲道理了，于是我只好派人去请桑德斯先生。

默特尔 他来顶个屁用。

艾伯特 他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默特尔 百闻不如一见……

[在小吃部尽头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亚历克·哈维和劳拉·杰森。亚历克看去大约三十五岁光景，穿着雨衣，戴了顶软毡帽。劳拉是一位三十多岁颇为迷人的少妇。她的衣着并不时髦，但显得很高雅。他俩在认真地谈话，可我们听不到谈些什么。]

艾伯特 (台旁)我跟你讲，他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马上补票，”他说，“否则我把你交给警察局。”你要看到那家伙听到“警察局”这个词儿时的脸部表情才好呢。他马上改变了语调，真的——而且象闪电一样快就把钱付清了。

默特尔 (台旁)那正是我要说的意思。他自己才没那份胆量来干呢。他还是得把警察找来。

艾伯特 (台旁)谁说他把警察找来了？

默特尔 (台旁)当然是你罗。

艾伯特 (台旁)我可没说过这个。我只是说他提到了警察局。这跟把警察找来可完全是两码事。桑德斯先生可不是个坏人。你终究不能要求一个只有一只肺的人有多大的气魄，何况他老婆还生了糖尿病。

默特尔 (台旁)我刚才在想你不来总出了什么事了。

[艾伯特和默特尔的近景。贝里尔在后面。]

[艾伯特和默特尔各别的近景，他俩正在谈话。]

艾伯特 我本想走过去解释一下的，可我有约会，因此我一

离开那儿我就得快跑。

默特尔 (冷冰冰地) 哦, 真的吗?

艾伯特 我认识的一个人要结婚了。

默特尔 挺有意思的, 真的。

艾伯特 可是, 你怎么了?

默特尔 我真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艾伯特 你怎么一下子变得不友好?

默特尔 (不理睬他) 贝里尔, 赶快——趁你在干这活时加些煤到炉子里去。

贝里尔 是, 巴戈特太太。

默特尔 我真的不能再站在这里闲聊, 把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戈德比先生。

艾伯特 你难道不准备再给我喝一杯了吗?

默特尔 你喝完那杯之后尽管再喝第二杯。贝里尔会把茶拿给你的——我得结帐了。

艾伯特 我愿意喝你拿给我的茶。

默特尔 岁月不等人, 戈德比先生。

艾伯特 我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 不过, 不管是什么, 我感到很遗憾。

[多利出现在柜台旁。她匆匆穿过房间走到劳拉和亚历克那儿, 连自己的那杯茶也忘了。]

多利 劳拉! 真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你!

劳拉 (茫然) 哦, 多利!

多利 亲爱的, 我今天一直在买东西, 可真把我累坏了! 我的脚都快走断了; 我的喉咙直冒烟, 我本来打算在斯平德尔那里喝茶的, 可我又怕误了火车。我老是赶不上火车, 赶不上吃饭, 有时鲍勃一连好几天都和我过不去——他



这些日子头疼得厉害，你要知道，——我一直劝他去看医生，可他就是不肯。（蓦地坐在他们的桌旁）哦，天哪。

劳拉 这位是哈维医生：

亚历克（站起身）你好！

多利（一边握着手）你好！可不可以劳您驾把我那杯茶拿过来？我怕我这付老骨头是再也拖不到柜台那儿了。我还得给托尼买点巧克力呢，不过那等会儿再说吧。

〔她把钱交给亚历克。〕

亚历克（摇摇手把钱挡开）不，请……

〔他闷闷不乐地走出镜头向柜台走去。〕

〔多利和劳拉的近景。〕

多利 亲爱的——多漂亮的男子啊。他究竟是谁？说真的，你倒真有一手。明几个早晨我要打电话给弗雷德跟他开个玩笑——这倒真是运气。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你了，我一直想来看你，可是托尼得了麻疹，你知道，而且我还为了菲利斯搞得手忙脚乱的——

劳拉（勉强地）哦，真糟糕！

〔在柜台旁，亚历克靠近艾伯特站着，艾伯特正把他那杯茶喝完。艾伯特走开了，默特尔就把多利那杯茶的找头交给他。〕

多利（台旁）听着！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她，可是托尼喜欢。托尼爱她，而且——但没关系。我回头在火车里跟你讲。

〔亚历克拿起多利的茶回到桌旁。他又坐下了。〕

多利 多谢你了。他们肯定在里面加足牛奶了——可是不要紧，它照样能叫人精神振作的。（她呷了一口。）哦，天哪——没加糖。

亚历克 糖在调羹里面。

多利 哦，当然罗——我真傻——劳拉，你看来精神非常好。我真希望我早知道今天你也来这里，那咱俩就可一块儿来，一块儿吃午饭，并且谈个痛快。总之我最讨厌一个人买东西了。

[站台上响起了铃声，扩音器里传出的声音通知说到邱利的火车进站了。]

劳拉 你的火车到了。

亚历克 是，我知道。

多利 你难道不跟我们一块儿走吗？

亚历克 不，我去的方向和你们的相反。我在邱利当医生。

多利 哦，我明白了。

亚历克 目前我是一个普通医生。

劳拉 (毫无表情地) 哈维医生下星期要到非洲去了。

多利 哦，多可拍呀。

[可以听到亚历克的火车渐渐驶近的声音。]

亚历克 我得走了。

劳拉 是的，你得走了。

亚历克 再见。

多利 再见。

[亚历克与多利握手，同时眼光迅速地朝劳拉一瞥，然后在她的肩膀上轻轻捏了一把。火车正隆隆地驶进车站。他走到门那儿，然后走到外面的站台上。]

[劳拉凝视着亚历克刚刚走过的那扇门。看来她根本没意识到身边有个喋喋不休的多利。多利正在手提包里摸口红和镜子。劳拉的近景。]

多利 他得跑了，否则他赶不上的——他得一直跑到那边

的站台上，讲起误车使我想起在布罗德汉姆车站的那座可怕的桥——你得从一头一个劲儿地往上走，沿着桥顶走，再下到那一边！上星期我去看鲍勃的律师，就为了继续租用我们那幢房子的事——我到车站时仅仅只剩下半分钟了……

〔多利的近景，她正往她那喋喋不休的嘴唇上涂口红，并在她那面小小的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动作。〕

多利 ……亲爱的，我拼命地跑啊——我带着托尼，还傻乎乎地给客厅里的灯买了个新灯罩——其实我满可以在这里，在密尔福买到同样的东西。

〔劳拉的近景。〕

多利（台旁）、……那玩艺儿可真大，我简直看不到前面的东西——我从来也没这么莽撞过——我几乎把一个女的给撞倒了。

〔从劳拉的角度可以看到通向站台的门。〕

多利（台旁）、……当然罗，当我到家时，那灯罩早给碰得破烂不堪了。

〔镜头回到劳拉和多利时，站台上响起了铃声。〕

多利 那是火车吗？

〔她转向默特尔。〕

多利 告诉我，那是不是到凯奇沃斯的火车？

默特尔（台旁）不，那是特快列车。

劳拉 和船衔接的列车。

多利 哦，对了——那是不停的，是吗？

〔她站起身来走到柜台旁的默特尔那里。〕

多利 特快列车是托尼最最喜爱的，——我要一些巧克力，对不起。

默特尔 加牛奶的还是不加的？

多利 不加的，我想——喔不；也许加牛奶的更好些。里面有没有果仁？

〔远方传来特快列车的声音。〕

默特尔 内斯尔的果仁牛奶巧克力——先令的还是六辨士的？

多利 给我一个不加牛奶的，一个加果仁牛奶的。

〔特快列车的声音越来越响。当多利买好巧克力把钱付清时，特快列车已隆隆地开过车站。她转身一看，劳拉已不在桌旁。〕

多利 啊，她上哪儿了呢？

默特尔 （探到柜台外面张望）我一点也没注意到她走了。

〔随着开门的声音，她俩都抬头一看。劳拉从通向二号站台的门走了进来，看上去脸色非常苍白，有点站立不稳的样子。她把门关上随即斜靠在门上。多利进入镜头。〕

多利 亲爱的，我简直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劳拉 我就是想看那特快列车通过。

多利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感到不舒服吗？

劳拉 我觉得有点儿恶心。

〔劳拉慢慢地走到桌子旁边。多利扶她坐到椅子上。站台上响起了铃声，扩音器在报告去凯奇沃斯的火车已经到站。〕

劳拉 那是我们的火车。

〔多利离开镜头向柜台走去。〕

多利 （台旁）你们有白兰地吧？

默特尔 （台旁）现在已过了下班时间了。

多利 （台旁）当然罗——可要是有人感到不舒服呢……

劳拉 我真的已经好了。

〔多利和默特尔的近景。〕

多利 只要呷一口白兰地，你就会振作起来的。（转向默特尔）对不起……

默特尔 好吧……

〔她倒出一些白兰地，与此同时可以听到火车进站的声音。〕

多利 多少钱？

默特尔 十辨士。

〔镜头回到桌旁的劳拉。〕

多利 （台旁）好啦！

〔可以听到火车正隆隆地驶进车站的声音。多利端着白兰地进入镜头。〕

多利 喝吧，亲爱的。（剧照）

劳拉 （接过来）谢谢你。

〔她把白兰地一饮而尽，同时多利开始收拾她的包。她俩匆匆走过小吃部从通向三号站台的门走了出去。〕

〔在外面她俩穿过站台来到火车旁边。一个搬运工打开了一节三等车厢的门。站台旁有碰门的声音。从最后一个车厢窗户可以看到四号站台。劳拉坐下，多利则忙忙碌碌地在劳拉对面角落里的座位上坐下。〕

多利 好啦，真运气，我说……

〔车厢震动了一下，接着火车开始离站。〕

多利 ……这次车通常是挤得满满的。

〔多利把她的大包小包在她旁边的座位上放好以后，俯身向前和劳拉谈天。〕

多利 我真为你担心，亲爱的——你看去憔悴极了。

〔越过多利的肩头看到的劳拉的近景。〕

劳拉 我已经好了——真的——我只是感到头晕了一下子，别的没什么。这种情况我常常有的，你知道——有一次在博比学校里的音乐会上我竟然发作了一次！我想我再也不会原谅我的。

〔她淡淡地笑了一下。很明显这是装出来的，但她总的说来掩饰得还比较成功。〕

〔越过劳拉的肩头看到的多利的近景。〕

多利 （略为停顿了一下）他确实长得很俊。

劳拉 谁呀？

多利 你的朋友——那位叫什么名字的医生。

〔镜头又转到劳拉，越过多利的肩头。〕

劳拉 是的。他是个挺漂亮的家伙。

多利 你认识他好久了吧？

劳拉 不，不太久。

〔劳拉又笑了，好象漫不经心，但她的眼睛还是表现出痛苦的样子。〕

劳拉 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真的……

多利 （台旁）好啦，亲爱的。我一向对医生很有感情。我非常了解女人为什么老是神经过敏的。当然有些人太过份了。我永远忘不了玛丽·诺顿那次得黄疸病的情况。她跟她那位医生的交往可太叫人反感了。她丈夫气极了，他说他要……

〔多利的话渐渐变弱了。劳拉的嘴紧闭着，但我们却听到了她内心的独白。〕

劳拉的声音 我希望我能信任你。我希望你是我的一个聪明、善良的朋友，而不仅仅是我偶而认识了多年而从不特别

喜爱的一个爱搬弄是非的熟人……我希望……我希望……

〔越过劳拉的肩头看到的多利的近景。〕

多利 真想不到他跑那么老远去南非。他结婚了没有？

劳拉 嗯。

多利 有孩子吧？

〔劳拉的近景。〕

劳拉 有——两个男孩。他为这两个孩子而感到自豪。

多利 (台旁)他是不是把他们都带走——他老婆和孩子？

劳拉 是的——是的，都带走。

〔多利的近景。〕

多利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聪明的——到辽阔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还有那有关的一切，可我还是得说，即使野马也不能把我从英国拉出去……

〔镜头回到劳拉。〕

多利 (台旁)……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叫我离开我所习惯的土地和所有的一切——一个人总得有自己的根子，可不是吗？

劳拉 是的，一个人总得有自己的根子。

〔多利的嘴的近景。〕

多利 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几年前到非洲去了，你知道——她丈夫是搞工程或是什么的，我那亲爱的……

〔劳拉的近景。〕

多利 (台旁)她可真是吃足苦头了——有一次因为去野餐她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病菌，结果她生了好几个月的病……

〔多利的声音渐渐变弱，我们听到了劳拉内心的独白——

她的嘴唇并不动。]

**劳拉的声音** 我希望你别再说话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到处打听、探问别人的事了——我希望你马上死去！不——我的意思不是那样——那太狠心也太愚蠢了——可我希望你别再说下去了……

[多利的声音又渐渐增强。]

**多利**（台旁），……她的头发都长出来了，她说那儿的社交生活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了——土里土气的，你知道，而且象暴发户似的很俗气……

**劳拉**（没精打采地），哦，多利……

[越过劳拉的肩头看到的多利的近景。]

**多利** 怎么啦，亲爱的——你又不舒服了？

**劳拉** 不，真的不是病了，而是有点晕——我想我得闭一会儿眼睛。

**多利** 可怜的宝贝——真不象话，看我还在唠叨个没完没了。我再不说话了，如果你睡着的话，我在到平面交叉点的时候把你叫醒。那样你就有时间振作一下，并且在下车前还来得及在鼻子上搽点粉。

[劳拉的近景。]

**劳拉** 谢谢你，多利。

[她把头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火车车厢的背景变暗了，成为朦胧不清的动作。火车的噪音渐弱，代之而来的是音乐。]

**劳拉的声音** 这事不能继续下去——这痛苦不能继续下去——我必须记住这点，并设法控制自己。事实上什么都不持久——无论幸福还是失望——即使生命本身也不怎么持久——将来会有一天我对这事一点儿都不在



乎——那时我能回顾这件事而且能高兴地、心平气和地说“我那时该多傻”——不，不，——我不要那个时候来到——我要记住每一分钟——永远——永远记住——直到我死……

〔劳拉的头猛地震了一下，火车停住了。〕

**多利**（台旁）、醒醒，劳拉！我们到了！

〔与此同时，车厢的背景又恢复正常。车站上的灯光一闪一闪掠过劳拉的脸。〕

〔音乐停止了，接着是尖锐刺耳的火车刹车声。〕

〔搬运工的声音在叫唤：〕

**搬运工**（台旁）、凯奇沃斯——凯奇沃斯——凯奇沃斯！

〔落入凯奇沃斯车站。夜晚。劳拉和多利顺着站台走着。从停靠着的火车里射出的光线照亮了她们的脸。〕

**多利** 我可以和你一起到你家里，很方便的，你知道——我完全用不着多走路——我只需穿过埃尔莫尔巷——经过那中学，再过二分钟我就到家了。

**劳拉** 你真好，多利，可我现在真的完全好了。在火车里打了个盹，效果好极了。

**多利** 你确实认为是这样吧？

**劳拉** 绝对肯定。

〔劳拉和多利走出检票口，在那里她们交出了车票。汽笛响了，可以听到火车正在离开车站。她俩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站住了。〕

**劳拉** 谢谢你待我这么好。

**多利** 别胡说了，亲爱的。好吧——早晨我会打电话的，看看你有没有再一次发病。

**劳拉** 我会使你失望的。（吻了吻多利。）晚安。